

火烧林家寨

张承智



火烧林家寨

张承智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兰州庆阳路230号)

1979年4月第一版 1979年4月第一次印刷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

印数：1—20,330

书号：10096·160 定价：0.31元

目 次

交通员.....	(1)
石得贵.....	(15)
斗.....	(30)
火烧林家寨.....	(45)
求 婚.....	(67)
王老六.....	(80)
红 香.....	(96)
燕子姑娘.....	(126)
攻不破的红色堡垒.....	(141)
毛主席像.....	(149)

交 通 员

一

当黄昏降临在无定河岸的时候，青灰色的烟雾就飘浮在小庄村上空。这时，村里响起了一支感人心肺令人落泪的歌。歌声唱出了陕北农民在军阀井岳秀铁蹄下的悲惨生活。歌声，回响在山谷，飘浮在无定河两岸：

“受苦人儿难，
哎哟受苦人儿难，
东山太阳背西山，
一年打下几颗粮，
衙役地主要了个光。
炕上无席，
哎哟那来的毡，
没米下锅又无炭，
娃娃饿的叫妈妈，
妈妈把眼泪掉。……”

这是长工高红志自编自唱的歌子，他在山里给地主家做活时也唱，辛苦了一天回村来时也唱。

现在，突然听不见他的歌声，也见不着他的人影。于是，小庄村的人们挤眉弄眼地谈论开了。有人带着神秘的神情，问他的邻居：“喂，高山，咱们的红志这一向不见面，

你晓得他到外面做啥去啦？”高山摇摇头，说：“解不下，你看他兴兴晃晃，成天屁股不着家，听说给张老爷闹翻脸，揽下的长工也退了。”那山羊胡的农民又问道：“他不揽工，外面跑什么呢？”高山说：“听婆姨说去贩羊。”山羊胡的农民，朝四面看看，低声说：“不信，谁给他本钱。我看，说不定是闹红咧，听人说南梁一满红起啦。”高山恍然大悟，“唔，我猜也十有八九。”

红志在村里放出风说去贩羊的话，就连他婆姨梅花也怀疑了，到今年开春，红志从上川刚回家，梅花就劈面问他：

“你贩的羊呢？”

红志笑眼朝婆姨愣了一阵，才回答：

“卖啦。”

梅花冷笑了几声，向他伸开手掌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好呀，你贩羊一定挣了银元，家里正揭不开锅。掏呀？你瞪什么眼，贩羊能不挣钱，快掏呀。”

红志掏不出银元，只是咧嘴地笑。

梅花努努嘴说：“我就知道你是在哄人，你把我当三岁娃娃哄哩！”

红志拍拍身上的灰尘，把婆姨瞪了几眼，说道：

“我的事你别多嘴，女人家解下啥，快拾掇饭。我立马还有事呢。”他说着，跳上炕，背靠窑崖，坐着等饭。但婆姨还不示弱，努起嘴，气凶凶地说道：

“你忙，你忙得金啦还是忙得银啦，做下什么有理事。我看咱这光景过不成，唉唉，立马怕菜汤豆糊饭也喝不上。”她一面说些气人话，一面去拾掇饭，红志听见婆姨把盘里的碗筷故意弄得哗啦啦一阵乱响，就气得瞪了她一眼，扭头望着

窗子想自己的心事。

他们已一搭过了十二年，从没吵过嘴，斗过阵，是一对和和气气的好夫妻。自红志秘密闹上红，婆姨就感到丈夫有啥心事瞒着自己，要不，为啥成天黑夜不着家呢？为啥说话吞吞吐吐，总象有啥心事。贩羊显然是哄人的话，说是去做什么坏事吗？不，决不会，自己的丈夫自己知道，红志不是那号人。唉，真急死人，你问他，他老是笑眼不答，打烂脑子掏不出一句实心话。唔，是不是走上那一条路呢？这些日子里，村里人纷传闹红的事，有人说红军是“土匪”，到处抢人；有人却又说红军是好人，为天下的穷人办好事，说什么打土豪分田地，闹共产。说法不一，梅花也弄不清闹红是好是坏；但她想要能分到土地，打倒地主，那真是老天爷睁开眼，太阳从西山出来。又听人说闹红是提着脑袋要把戏，于是，当她模糊地预感到丈夫象是走上这条红路的时候，不由心惊肉跳，担心着丈夫的安危。但她一想到闹红能分土地，又希望丈夫走上这条路，而不是干什么别的见不得人的事情。梅花几乎想破了脑子，还是摸不清丈夫的底细，因此整日烦乱不安。

这天黑夜，红志又匆匆出门去了。她在炕上不住气地翻身，思潮象风吹开的干草一样活跃起来：那一年，爸妈饿死在炕上，她一人在家怕的要命，就由大伯做主送给红志做童养媳妇。从此，和红志过起苦日子。红志家穷得脚打炕板石响，有两孔小土窑，几垧山地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净吃糠菜渣渣饭，有时断了粮，就吃树皮草根。穷日子无法过，红志十二岁上就给财主去揽工，她跟着红志上山放羊，下地做活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一把眼泪，一把鼻涕，好容易熬过十二个年

头。……一阵轻轻的敲门声，截断了她的思潮。凭声响就听出是他回来了，哼，你在外面受受！于是她佯装睡着，不理睬那一阵连一阵的敲门声。

“开门，你呀，睡死啦。”

她气呼呼地起来。

陕北初春的夜晚，还是十分寒冷。拉开窑门，一股寒风跟红志进来，立刻吹散她的头发，浑身一阵冷格森，身上皱起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。她忙用袄襟掩住胸脯，气凶凶地点着了高台麻油灯。一看，惊得她连连倒退。

“哎呀呀！你……你是怎弄的！？”

红志跟她的眼光看去，见自己的棉袄对襟上有许多血点子，就不由慌张起来，他想很快迈转身，但破绽已被婆姨看出。她追问：

“你身上哪来的血点子？”

红志干咳嗽了一阵，吱吱唔唔搪塞婆姨说：

“剥驴皮溅上的。”

“剥驴皮！？”

“唔。”

“是谁家的驴？”

这下问住红志了，他手捂着前额，忽然又搔搔前额角。这慌乱的神情，梅花看在眼里，就起火地追问：

“你究竟做什么去啦？”

红志急忙摇手说：“声低些，声低些。”

婆姨努努嘴，压住怒火，颤抖着声音说：“你做什么事，总得叫我晓得呀，说说，谁家的驴要你半夜三更剥，这一满是哄人的话。唉唉，算什么婆姨汉。”说着，就怒冲冲

地上炕去，拉开被子蒙住头睡了。

红志瞧瞧气得睡下的婆姨，觉得难受。往常，他从没对心爱的婆姨说过假话；现在呢，不行，这是秘密活动，是党的纪律，就是气死你，我也万不能露真情。红志忘不了两年前的一个深夜：当他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，前面草窑崖掌上，挂两面嵌着镰刀斧头的血红的党旗，旗子的中间是列宁画像。他郑重地举起胳膊，眼里掉出几颗欣喜的热泪，从心里吐出热情而有力的誓言：“从今，我找到了活路，……把我的一切交给党。”这庄严的誓词，他永远记在心上。临末，支部书记叮咛他说：“闹红，千万要守秘密，不该说的对谁都要守口如瓶，这是党的纪律。”今晚的事情，他本想原原本本告诉婆姨，好让她也痛快痛快；但一想到党的纪律，就又守口如瓶了。原来，他今晚是奉了县委的指示，同十二个同志一道，到前村把罪大恶极的土豪高云拉到河滩用刀砍死了，不小心给自己溅上了一身血点子。啊呀！今后千万小心，不然就坏了大事。他这样想着，就跳上炕，往婆姨被窝里钻。

“滚开！”

“哎，”他嘻嘻地笑着。梅花赌气说：“明儿我回娘家。”

红志早有发展婆姨一搭闹红的心意，怕她脑筋不红，说了反坏事。他用试探的口气，悄悄问她：“我说你呀，脑筋想不想红？”

这话，就象蝎子螫了她一下，她那模糊的预感证实了，他果然走上了红路，于是一阵惊慌，一阵欢喜。

“闹红！？”

“唔。”红志两眼动也不动地盯着她的圆面孔，看到她那又惊又喜的神色。

“闹……闹红就是打土豪吗？”

红志低声地把闹红的事儿，向婆姨细说了一阵。他婆姨听得出神，待他的话音刚落点，就追问道：

“你红咧吗？”

红志笑笑，不开口。梅花在他脸蛋上猛猛拧了一把，努嘴生气地说：

“喂，你呀，还是打烂脑子掏不出一句实话。”

红志还是不开口，心里却想着明天要去完成的重要任务。……

二

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，交通员是个十分重要的角色，需要选择对党忠实、勇敢而又机智的同志来担任。前天，县委决定红志跑交通。县委崔天明代号沙和尚，给他交代了交通任务，问他有信心搞好吗？红志笑眼瞧着沙和尚说：“你放心，就是掉了咱这颗脑袋，也要先完成党给的任务。”

沙和尚满意地笑了。他知道红志是说一不二的人，是个坚强而又勇敢的同志。红志高高的个子，宛如长在无定河岸的一棵榆树。因此，同志们给他的代号叫六尺五。

这天，鸡叫头遍他就从家里起身，一路飞快，八十里路程，赶半前晌就进了绥德城。他这次进城的任务：一是去接特委的老马，二是去特委联络站取一件十分重要的文件。这是沙和尚昨天交给他的任务。这天二郎庙坡人山人海，戏台

上正演山西梆子《反徐州》。红志看天色尚早，还没到约定接头的时间，就顺便挤进人群看戏。刚看到苏达暴动的时候，就有个宪兵冲进来，一直冲到前面坐的一个胖军官跟前，弯腰给他说话。他的话声虽然很低，但红志却竖起耳朵听见几句：“共匪马明春……在南城根……”那胖军官跟宪兵急忙向外挤去，宪兵一喝喊，人群象见了毒蛇似地闪开。显然是特委老马的秘密住址暴露了，危险临头！红志把牙齿咬得格卜卜响了一阵，也跟着往外挤。这一挤，周围大乱，人们恨他搅乱大家看戏，有的人甚至叫骂起来。他却不顾一切，象野牛一样地朝外愣冲。

“乡亲们！我的银洋叫贼掏去了。”他急中生智，边喊边冲出人群。这时，街上岗哨密布，无缘无故地乱跑，必然会被宪兵抓去，于是他手指着前面，象个疯子似地喊起来：

“快抓住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，他掏了我的银元。”跑着喊着，弄得大家莫明其妙，不知到底是谁偷了他的钱，他追的是谁。那些哨兵也就看看没阻拦他。

迟了一步，宪兵押着老马迎面过来，周围一片刺刀闪亮。红志呆痴痴地站在巷口一动也不动，只觉心也停止了跳动，血管紧张地快要挣破。他真想一下扑去抱住老马，不！这是出力反坏事。老马象认出了他，略微注视了他一下，又依然沉着地向前走去。眼看老马转过十字街角，红志才发觉自己嘴唇往下滴血，原来是咬破了嘴唇，现在才感到一阵疼痛。他慢慢地沿街道走去，两眼向左右搜寻，特委的联络站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迎面过来一个满身油污的人，把满盘干烙饼顶在头顶上，拉长声音叫卖。红志一瞧，见个个干烙饼中间印着红元字，这就是特委联络站的记号。红志快快

走到跟前，不慌不忙地说道：

“干烙饼要热的。”这是接头联络暗号第一句。

“家里有东西。”那人忙对号。

“要十个，送客啦，全要红元字。”

“好，有的是。”暗号对上了。那人上下打量红志。忙说：“跟上，远远跟上走。”他边走边拉长声音叫卖：“干烙饼，五枚铜元一个，不香不甜不要钱……”红志就跟着声音走去。拐了许多大街小巷，走进一间很暗的房子。这人是特委联络站的小周，他简单地回答了红志的问题，就发怒地说：

“党内出了叛徒，出卖了老马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小周没回答，把一包文件交给红志，说这是特委会议决定开辟游击区，建立工农武装的决定，要他赶快出城，把特委破坏的消息告诉沙和尚，立即转移，免遭叛徒出卖。同时说城里的情况紧急，宪兵正四出搜查行动可疑的人。红志听得很激动，忙把文件揣在怀里。小周提醒他说：

“城门口搜的严，看用什么方法往出带。”

红志眉头上皱起一颗疙瘩，想了好一阵，才望着他的干烙饼说：

“把你的干烙饼借我出城。”

小周不明白，奇怪地问他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红志把满盘干烙饼端起来，回答：“没别的门路，就这样往出混。”

“这危险呀！”

“毬！沙锅捣蒜一锤子，走，死活一闯。”

红志前面端着干烙饼叫卖，小周跟在后面防万一。现在，处在这危险的境地里，红志倒反啥也不想，只想怎样把文件快快带到同志们那里，把老马被捕的消息告诉同志们。小周看他那泰然自若的样子，看他那不慌不忙的叫卖干烙饼的神情，便暗暗佩服，心里说：“好样的，真是个好交通。”

东城门口，站着两个持枪的哨兵，枪口上插着刺刀。他们正检查一个乡下进城的妇女。红志见是个好机会，急忙凑上去，拉长声音喊道：“干烙饼……干烙饼……不香不甜不要钱。”到了哨兵跟前，他满脸陪笑，十分殷勤地把干烙饼盘高高端起来，凑到一个哨兵眼下，说：“老总，请，请用，不要钱。”那哨兵把手一挥，骂道：

“滚开！”

红志不慌不忙走出城门，一气走了五里路，才放心地坐下缓缓气。他问小周：

“下次怎接头？联络暗号是什么？”

小周说联络站马上转移，联络地点和暗号以后通知。并说：“告诉沙和尚，注意叛徒。”

三

天黑了。满天星斗朝他眨着眼睛。他顺无定河畔跑着，象箭一样的飞快，旁边是呜呜的河水声。这声音好象对他说：“红志，你跑快呀，迟一步，同志们就有被叛徒出卖的危险。”这时，红志什么也不想，什么危险也不考虑，把所有的思想集中在一点上：快！要和时间赛跑，要跟旁边的无定河水赛跑。他觉得身上汗水淋淋，湿透了衣裳，贴

在身上怪难受。两腿生疼，口张得大大地喘气，但他咬咬牙，鼓起平生的力气，没命地朝目的地跑着。路高低不平，他跌倒了，立即爬起来又朝前跑。天还麻麻亮，就来到跟沙和尚接头的村庄。他先找到县委的联络人刘秃子，问他：

“沙和尚跟我在哪搭接头？”

刘秃子看见红志两眼红红，眼圈青肿。

“哎呀，把你累坏啦，快先躺下睡睡。”

“不行，有急事哩。”

刘秃子见他手摸怀里，就猜到从特委取来什么重要文件，赶紧凑到跟前低声问道：

“是什么重要文件？”

红志说：“是给县委的，不能让旁人知道。”他急着要见沙和尚，“快说，跟沙和尚在哪搭接头？”

刘秃子说：“沙和尚不在这里。”

红志两手一拍，着急地说：“到哪里寻他？”

刘秃子说：“去山庙里等着，我寻他去。”其实，沙和尚就在刘秃子家隔壁窑里开县委会，为防意外，决不能告诉任何人县委的住地。红志爬上村背后的一道山梁，到山顶土神庙里等着，直到太阳快落山，才跟沙和尚接上头。沙和尚说眼前的处境险恶，李牛叛变革命，出卖了特委老马；南区区委和交通昨天被民团捉去，现在下落不明。沙和尚掏出一张南区党员名单，要红志按名单去通知他们马上隐蔽起来。他郑重地说道：“千万注意，遇到敌人，立即毁掉。”红志点点头，看看阴沉的天空，转身走去，走了几步，又回转来，对着沙和尚张着嘴笑。沙和尚看他有心事，忙问：

“有话就说么。”

红志红着脸，有些不好意思的神情。

“我婆姨想红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沙和尚立刻想起那个低瘦个子的中年妇人。他每到红志家，红志的婆姨就自动到窑脑畔上放哨，就好似谁给她规定了这项任务。因此就满口痛快地回答：

“好呀！你婆姨早该吸收啦。”

红志高兴地一下调过身，跷开鹭鸶腿，飞快向河畔走去。小庄村掌灯时分，红志坐在自己家里吃饭。吃毕，笑眼盯着梅花，把梅花弄得怪难为情。

“看你的样子，又不是离开十年八年。”

“你也红啦，”红志一字一句地说。

梅花喜欢地瞪起眼，但她还不相信丈夫的话，追问：“谁说的？”

“咱们的沙和尚。”

一听是沙和尚说的，这事没有假，她急忙拉开窑门；门外风雪交加，一片漆黑。她向左右瞧瞧，回来把两手托在炕楞石上，伸长脖颈，悄悄问红志：“我红啦，能做什么工作？”

红志马上给她分派任务，叫她去南山通知几个党员很快隐蔽。他压指头说出这些党员的名字，问她敢不敢黑夜行路去。梅花连想也没想，勇敢地回答：

“革命工作还怕这些。”说着就拄了根顶门棍，把毛口袋披在身上，兴冲冲地去执行第一次革命任务。红志喜欢地笑眼看着她，给她交待了注意事项，就站起来说：

“我也出门，锁子呢？”

梅花把锁门铜锁交给丈夫，就匆匆往外走去，在门口，

回头问红志：

“再有安顿的没？”

“千万小心，要是碰见反动派，就说请医生。解下了没？”

“解下啦。”

这时，风雪更加猛烈。红志夫妇先后出了小庄村。梅花往南山。红志去东河畔。狂风怒抓他们的衣襟，雪花怒打他们的脸面，他们在风雪中挣扎前进。红志心想：就是下刀子也要把这通知送到。如果迟去一步，同志们就有生命的危险；他感到任务的严重紧迫，就使尽平生力气往前闯。风雪迷人，道路泥滑，他踉踉跄跄地走着，不时滑倒，弄得浑身雪泥。突然，噗通一声，红志跌进两丈多深的沟底，乱石扎破一条大腿，腿上鲜血直流，阵阵疼痛。但一想起同志们的安全，就奋不顾身地拚命往崖上爬，爬上去又滑跌下来，反复好几次，才抓住半崖上的葛针树爬上来。在羊肠小路上，他一气跑过二十五个村庄，使三十个党员及时隐蔽起来。天快亮，到黄河畔的石村。跑进一个党员家门，劈面就说：“快……快隐蔽，李牛叛变啦！”说毕，扭头就跑。还剩一个党员待通知，但迟了，当他走过一条埝畔时，民团扑进了村庄。叛徒李牛一眼认出红志来，就摇手向团丁们吼叫：

“快抓住他，他是交通员！”

红志忘了腿疼，调头就跑，只听见一片枪声，嗖嗖叫唤。他向西冲去，西面哗的一下漫过来一股民团；于是向北，北面的山顶又冲下来一堆敌人。南面是一条大沟，插翅也难飞过去。这样，三面的敌人，把红志逼上东面的石山，旁边是万丈高的石壁，下面是波涛滚滚的黄河。哎呀！纵有

垂天翼，难逃当前险，红志感到处境的险恶，就急忙把怀里揣皱了的那张南区党员名单掏出来，撕个粉碎，一把一把按在口里，伸长脖颈硬往下咽。

“六尺五，六尺五！”李牛一面向红志喊，一面大踏步的朝红志走过来。其他民团都原地停住，以待李牛劝降。李牛走到跟前，对红志说：

“放明白，现在是没路可走啦。”

红志站在一堆乱石头上，用怒冲冲的神色来迎接李牛。李牛滔滔不绝地对红志说着劝降的话。红志抬起头，眺望着前面那绵延的积雪的山头，在东方初升的阳光的照耀下，发出耀眼的光彩。瞬息间，仿佛有一面血红的旗子从山头上飘起来。好，我高红志红到了底，山河呀，再见。

“六尺五，”李牛看见红志脸上现出笑花，以为他已回心转意，就两手搭在他肩臂上，接着说：“有本事，在哪面也能出头，走，张团总请你去呢。”

红志两眼生火，怒气满腔，他暗暗鼓起平生力气，一扑把短小个子的李牛抱起来，边向崖畔跑，边叫骂：“狗日的叛徒！走，老子死也要带你去。这是你叛徒的路。”

李牛没命地挣扎，但不顶事，红志的两条胳膊，就如两根铁条，把他拦腰紧紧地扎起来，任他有吃天的本领也难挣脱。民团看事不妙，喊叫着，哗啦啦从三面跑上来。但迟了一步，红志抱着李牛猛扑向万丈深沟，人们从对岸望见，两个抱在一起的人，急骤地向下飘落，眨眼工夫，掉落在浪涛怒吼的黄河里。“同志们！为共产主义不怕流血！奋斗到底！共产党万……岁……”烈士的宏亮的吼声，混和着黄河的怒涛声，回响在两岸的山谷，震荡着山河。

过了几天，人们在河畔捞起一对尸首，有人认出是高红志死抱着李牛。看样子，烈士死后还怕叛徒李牛害人，仍然紧紧地抱着他。后来，大家费劲才扳开红志的手臂，把他偷偷地抬回小庄村。黑夜，村人又偷偷地把他埋葬在村背后的山头上。村人还合伙给立起一座石碑，碑上写着：“烈士高红志交通员之墓”。不久，墓前种了一排小柏树，四季常青。李牛的死尸已发了臭，人们捂着鼻子，把他拉的撂到黄河里，让河神带去，免得臭人。

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

于榆林完稿